

周舟 / 著

梅

溪

的

飞翔

中国戏剧出版社

周舟 / 著

梅

溪

的

飞翔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梅溪的飞翔/周舟著.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4.5

ISBN 7-104-01950-2

I. 梅… II. 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3421 号

梅溪的飞翔

周舟 著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京迪鑫印刷厂 印刷

180 千字 880 × 1230 毫米 1/32 开本 8.5 印张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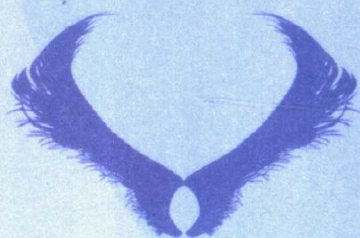
ISBN 7-104-01950-2/I·780

定价:16.80 元

作者简介

周舟，1973年呱呱坠地于一片古老而神奇的热土：老子的故里——河南鹿邑太清宫。那儿有风景秀丽的涡河。当老子和他的青牛在河畔散步的时候，可见水草丰美，可闻鹿鸣啾啾。所以，童年是在美丽传说中度过的。后来上学，再后来，还是上学。现在就读于首都师范，攻读中国传统文化。

18710/8



淡淡的，似水流过青石
轻轻地，张开翅膀漂浮在蓝天

爱情如糖般
一次次融化，一次次凝固成新的形状
有时候幸福甜蜜
有时候惨烈悲壮

沿着作者飘飞的思绪
走入一个个精彩的叙说
即便因脆弱的翼翅折断而跌落
即便是高唱徘徊缠绵悲壮的歌
故事仍然五彩斑斓

.....

责任编辑：吴淑苓 黄艳华
封面设计：羽人设计·沈琳
010-84899271

第一章

我正在飞翔。正在很高很高的空中飞翔。我看见自己的身体优雅无比地旋转，一如家乡绮丽的路边，在绿草野花丛中飞舞的蝴蝶，舞姿与生命一样的流畅，一样的鲜活，一样的感人至深。这会儿，我正在体验飞翔的感觉。飞翔的时候，记忆透亮得宛如青春年代第一滴泪水，闪烁着永久的期待，期待你的梦境骤然繁花似锦，春意盎然。飞翔的时候，心魂柔婉得犹如收获季节里麦子放倒的声响，蕴藉着苦难之后的希冀，希冀你的汗水能与笑声一同飞扬。夜色如此美丽，就像我顾盼的眼眸熠熠生辉。我很看中自己的眼睛，黑白分明的，双眼叠皮的，好看着呢！可是，花子说：

你的眼睛大是大，但苍茫得很。

我不知道苍茫的感觉，花子说：

如同梦中听见稔知的呼唤，赶紧睁眼，黑暗一片。

花子美丽无比。浓密而柔顺的睫毛像三月里的水草匍匐在眼睛上，有风有雨的时候，那睫毛摇曳有致，风情无限，让你心疼。尤其是下雪的时候。

满天飞雪，满地深雪。花子和松风为了赶稿子深夜才归。那时，花子和松风同在一家报社主持同一版面，住得也非常近，一墙之隔。花子甚是喜欢加班，单独与松风走在无人的街上是件灵妙无比的事，那灵妙处就在于松风能让两个人的世界溢彩流光，有说不尽的花香鸟语。松风的连珠妙语总会让花子停下来，专心致志地笑。花子的笑脸好看得不得了，大大的嘴巴弯成弓形，露出两抹璀璨的牙影，仿佛秋后瓷瓷实实码着的光洁的玉米，投在

你的眼前，让你过目不忘。笑声从牙缝里穿过像瀑布穿过石罅，有种一泻千里的畅快。

花子和松风相互搀着走在回家的路上。深一脚浅一脚的，花子走在积雪上好像走在梦境里，逍遥得不行。

真美啊！

花子感到一种亦幻亦真的云霓流彩。脚下的雪变成空中的云，花子变成一只飞鸟，扑棱着翅膀努力地起飞，四只眼睛里都是寂静。花子记起一句话：

我们相知不深，因为我不曾与你同在寂静之中。

雪花还在飞扬，除了一片洁白就是一片寂静。扬起脸的时候，花子感到满天空的清爽正往心里最深处浇灌。这时，花子脚下一滑，跪在地上。花子还没起飞便滑出梦的边缘，两条腿麻疼，不再轻盈。松风慌乱拉紧她，蹲下去胡乱地揉搓着她的膝盖，说：

没事吧？疼吗？要紧吗？疼不疼？

花子无语，眼泪在长发覆盖的脸上流淌。松风拉她起来，奇怪地拨开她的头发，见是一张泪光闪烁的脸蛋，眼睛里正汪着满满的清流，密长的睫毛上顶着一层的泪花，在橘黄色的灯光下面晶莹通亮。整个一张脸那么水灵，那么生动，又那么楚楚可怜。

松风用最柔软光滑的小手指轻轻地在花子的腮帮上抹来抹去。说：

不哭，不哭。不哭啦，花子不哭啦。

他上下左右地抹了又抹，可泪水不见少，却格外地多起来。弄得松风一手的水。晶莹透亮的水顺着他的手腕淌进袖筒子里。顿时，一丝温润而清凉的感觉顺着胳膊往上灌，一直灌到腋下，淤积在那儿，一动不动了。正在这时，花子展开两臂，像只正要起飞的鸟，呼扇着翅膀。松风挤了一下眼，歪了一下身子，愣怔片刻。突然，他看到自己的脖子被花子柔荑一样的双臂圈起来，

她冰凉的手指越过衣领划拉着他僵硬的脖颈，然后是满头的秀发迷住他的双眼。松风听见自己的牙齿碰撞的声响，震耳欲聋的声音在大雪飞扬的世界里回荡不已。为减弱那骇人的山响，松风把嘴巴深深地掩埋在花子的头发里，像头渴望进食的牛把嘴插进草堆里，满怀激情地咀嚼。而花子早已泣不成声了。

她说：父亲——我——想——父亲——我——我——

松风看见她的双肩优雅地抽动着。他拍着她的肩膀道：

哦，哦，花子，花子，花子，乖，啊！不哭。松风的声音柔转温婉，在夜里的大雪里飘扬。

花子抽泣得更厉害了，并使劲地用满头的秀发去拱松风的脖颈。

丝丝缕缕的头发，无边无际的头发。曼妙无比的头发。源源不断的头发。如烟似雾的头发。松风一时不知所措手足。

花子更用力地抽泣着，拱着他的脖颈，就像一头饥饿的猪拱着前面的一堵墙，翻出一堆又一堆的新土。那股力量像是来自希望，似乎也是来自绝望。可毕竟啊，毕竟我嗅到了这新翻的一堆堆陈年老土的芬芳。这是一种让人想入非非的芬芳。是让人惆怅茫然的芬芳。是让人大展雄图的芬芳。松风有窒息的感觉，并且一阵紧似一阵。

这一头长发啊，这一头润泽的长发啊，这在黑夜里白雪中飘扬的长发啊，这顶着满头的雪花如同顶着满头清歌的长发啊，这在我脖颈上摩挲盘绕跳动着橘黄色花香的长发啊。松风在窒息中哆嗦着，在哆嗦之中把花子柔软冰凉的秀发和一样柔软冰凉的上身紧紧地搂在胸前。哆嗦的松风搂着花子感觉像是搂着一只不停地打哆嗦的猫，他们都有摇摇欲坠的感觉。

花子突然触到一种硬硬的东西抵住了自己的腹部，像一支左轮手枪。她猛地打一激灵，黑压压的绝望就把她席卷了。那是一种让人痛快的绝望，让人爱不释手的绝望。花子听到了自己在噤

噼剥剥炸裂，像炭火里木柴。花子觉得自己快要燃尽了，只剩下一把死灰，被松风紧紧地攥在手心里。一会儿，花子又觉得自己是一根细细的冰棍，贴在那块湿热的胸膛上像是贴在火红的烙铁上似的四处融化，融化。后来就成了一滴水落在那宽阔的胸膛之上，如同一颗露水落在一片草地上。坠落的一刹那，花子感到了崩塌后的松懈。

松风彼时也感到了崩塌后的松懈。松懈得也像是颗露珠，悄无声息地滴在无边的土地上。

就这样，同样的两滴水，在同样的黑夜和飞雪中，各自不同地在自己的感觉世界里滚动，撞击，最后粉碎。

第二天，松风去敲花子的门。半天，没有回应。寂寂的敲门声干燥得仿佛着了火，灼得他的心一惊一跳地疼。到了报社，也没瞅见花子。折腾了半天，松风才得知花子辞职回老家去了。松风站在他们俩的办公室里一直拨拉着脑门，拨拉一下向外甩一下手，甩一下手后再拨拉一下，最后，松风决定打个电话回去，问个究竟。可是，他拿起电话的时候却不知说些什么，也不知怎样说。松风举着电话的时候，心里满是绝望，就像举着一个炸药包。他张着嘴举了一会儿，又放下了。对自己说不打了，不打了。花子也未必回老家。松风一屁股瘫坐下来，两只手哗哗啦啦胡乱地敲打着键盘。松风呆呆地盯着电脑，电脑上黑屏一片。那黑暗让他想到了两个人一块儿刚到报社时的艰辛和困苦，他不由得摇了摇头。

往事不堪回首啊。可是，现在一切都好了呀。

在松风认为一切都好了的时候，花子离开了他。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他。

下班回家的时候，松风看见花子的门大开着，里面空空荡荡的，仿佛他此刻的脑袋。松风站在敞开的门前，仿佛站在一台大炮的炮口前，他不由得寒噤了一阵。他通过炮口朝里面迅速地望

了望，黑洞洞的炮腔让他寒噤不已。他说：

都将成为炮灰了。

其实，他也不知道将成为炮灰的是什么，但这个想法更加剧了他的焦虑和恐慌。那一时一刻，他又经历了镂骨铭心的窒息。到后来，松风渐渐明白，这次窒息在他的生命里产生了深远而长久的影响。松风在窒息中等待昨晚的松懈，老半天，也没有那所向披靡的松懈，无所畏惧的松懈。有的只是空茫苍远，上天入地后的疲惫，还有悲凉。那一点点悲凉却老在他最快意舒坦的时候袭击他，让他在瞬间的惊愕之中心情坏得猪屎一片。

后来，松风不得不离开了让他心情总是坏得猪屎一片的报社。松风离开报社的时候意识到了花子的远见卓识和英明果断。花子就是花子。松风佩服得五体投地。有一种经历让你千年不忘。它什么时候想袭击你就什么时候袭击你。最后，让你对袭击产生心理依赖。你觉得不被袭击不行。然而，等待袭击的过程是旷日持久的。你受不了这无休无止的煎熬。松风说：

妈的，离开算了。

于是，松风就离开了飘满了花子发香的地方。在逃离的路上，突然，松风无端地吟起艾略特的诗句：

当我们交头接耳

我们干涩的声音

平静而毫无意义

像干草里的风儿

像老鼠走过我们干燥的

地窖里的碎玻璃

此刻，花子正在上海一所著名大学里的一间明亮的教室里，满眼清澈地读书。抬眼，她便望见窗外层层叠叠的绿阴和绿阴间细细碎碎的阳光。偶尔的一下，她也想起那场奇大无比的雪飘在奇冷无比的夜里。

飘呀飘呀，飘得世界一片苍茫，飘得我一眼又一眼的黯然神伤。还有，仓皇而逃。

花子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这是花子的最高原则。速战速决，是花子的次高原则。干什么事都无一例外。然而，花子和松风还是打了一场没有准备充分的战役。这是一场速决战。速战速决是做到了，可是花子不知道孰胜孰负。这对她日后的行为和心情影响深远。所以，花子那天坚持要从松风热烘烘的被窝里钻出来。她走到外面冰天雪地里的时候，她说：

自己刚才不是一切都豁出去了吗？可现在为什么又后悔了呢？也许不是后悔，只是难受，自己毕竟背离了自己的最高原则。

站在雪地里，她想了一会儿刚才的昏天暗日和奋不顾身，她觉得恍如隔世。这种感觉让她一阵恐慌。她心里的恐慌活像燃烧的炮捻子，后面是又惊又喜的爆炸。花子无所畏惧地点燃了炮捻子，然后恐慌着跑开，花子在炮捻子燃完之前，在凌晨的飞雪中离开了松风火炕一样的胸膛。后来，她在远离松风的千里之外，她听到了那声巨响。她在那声爆炸里感到了撕心裂肺般的疼痛。可是，自己已经离开了松风。爆炸也是白爆炸了。好马不吃回头草。花子凭着坚韧不拔的毅力战胜了爆炸时和爆炸后的痛苦。战胜了这样的痛苦后，花子也就无往而不胜了。不久，花子考上了上海一所高校的文学硕士。考上之后，花子感到了披荆斩棘后的枯淡。花子说：

我在干什么呢？文学硕士是什么玩意儿？研究文学吗？我的研究究竟能留存下一丝什么样的痕迹呢？这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是用千篇一律的毫无价值的废话让一代又一代的心魂不得安宁吗？他们留下了什么？我又能留下什么呢？我的书怎么越读越苦涩了呢？

花子此时也想到了艾略特的诗句：

梅

溪

的

飞翔

当我们交头接耳，
我们干涩的声音
平静而毫无意义
像干草里的风儿
像老鼠走过我们干燥的
地窖里的碎玻璃

第二章

花子本科是学英语的，专业八年级水平，很让人羡慕的。但这都不足以让我动容。让我动容的是她那吟哦英文的声音。那声音美妙无比。不论何时何地何种心情，只要你一听见她吟哦英文诗歌抑或浅唱英文歌曲的时候，你的世界便由苍白渐次绚丽。由沉寂渐次喧闹。那丝丝缕缕的声音缠绕着你就像丝丝缕缕的头发缠绕着松风一样，你同样感到所向披靡的松懈。那松懈能让你放弃世界，放弃光照也放弃黑暗。那是一种飘飘欲仙无所挂心的境界。

有一次，花子经历一场失魂落魄的恋爱之后，给我吟诵勃朗宁夫人的《葡萄牙十四行诗》：

How do I love thee? Let me count the ways.
I love thee to the depth and breath and height
My soul can reach, when feeling out of sight
For the ends of Being and ideal Grace.
I love thee to the level of every day's
Most quiet need, by sun and candlelight.
I love thee freely, as men strive for Right
I love thee purely as they turn from Praise
I love thee with the passion put to use
In my old griefs, and with my childhood's faith.
I love you with a love I seemed to lose
With my lost saints ____ I love thee with the breath,
Smiles, tears, of all my life! ____ and, if God choose,
I shall but love thee better after death.

她就那么轻柔地用声音把我击倒。犹如三月的午后沉醉在铺天盖地的花香之中，我东倒西歪的，不成样子。睁眼是一世界的绮丽，闭眼是一世界的绮丽。那种感觉来自于酣畅的爱情，爱情来自于灵魂出生入死的澎湃。而这种澎湃则源于蕴藉深厚的十四行诗。这小诗被她的声音演绎得有种脱尘的缱绻和凄美，感人至深。花子的声音把我击中正如我被爱情击中。所以，我一眼一眼的云山雾水，一眼一眼的百感交集。我有声有色地哭泣着、怀想着。

花子说不哭了，不哭了。她矜持轻柔地拨拉着我的长发，一如松风拨拉着她的秀发。可是，我没有窒息。我只是头疼。头疼欲裂。我继续着哭泣和怀想。在哭泣和怀想中我看见岩熟稔的面孔一闪一闪地显现。

辽远的往事就这样万里迢迢地淌过来。裹着幸福和伤痛如同江水裹着泥沙和浮尘，记忆开始自由地泛滥。浊浪滔滔，把我吞没。

岩的脸庞出现在我生命最黑暗和凄苦的时代。那时我蓬头垢面，形容枯槁，麻木呆痴。那是没有人气日子。在没有人气的日子里我看见了一张鲜亮生动的脸。那脸孔让我羞愧难当，无地自容。我就那样惊骇万分地僵硬在那儿，一任他的微笑宛如万点金光雀跃在我灰黄的脸皮上。我的脸一热一热地跳。后来照了照被尘土覆盖的镜子我发现脸皮有被灼伤的印记，在整体灰黄之中有一块又一块的暗红。

他的笑容阳光一样把我包围，感觉起来像春天。可他的声音亮得如同刚刚擦拭过的镜子，让我照见了自己的破落。我一片惊愕。继而，我恼羞成怒。我高傲地顶着那头乱发迅速逃亡。我是知道的，那莫名的愤怒和高傲都来自深切的自卑。回到土牢一样的房间我怒不可遏。我呼呼哧哧地把桌上一摞一摞的书四处乱扔。顿时，屋内尘土飞扬。阳光地带里的那些微粒上窜下跳地舞动，欢快得不得了。我“叭”地关上窗户，舞蹈戛然而止。

为什么这个时候遇见他？在我最丑陋最衰朽最低回的时候？这张脸不再如朗月般明亮高洁，这一头长发不再如流水般柔顺光滑。那曾是怎样的一头长发啊。那束长发在灿烂的阳光里摇摆如同泥鳅在湛蓝的湖水中游动，闪动的线条如行云流水穿过你的视野，在你怔怔的惆怅里蜿蜒而去。还有，发梢沾满星星点点的阳光好似你记忆的碎片，在你惬意或颓废的时候，都会不依不饶地闪烁，挥之不去。

可事实我得面对，面对自己的衰败。无论如何我都挤不出飞动的笑容。所以，我不能面对他。

那时，我心力交瘁。刚刚结束一个逃亡，我正把自己往死里整治。考研。必须考。这是一次又一次溃败之后的又一次的征战。也是无路可遁的选择。那个高大英俊的男人用奇丑无比的拳头把我的脑袋砸开了花。脑浆到处飞溅，满视野的鸡零狗碎。满视野的伤痕累累。那是我浪漫年华里一次歇斯底里的挣扎。坚忍不拔的挣扎。寻找野地。心灵的野地，不朽的野地。我像一头疯牛，狂奔在旷远的沙漠上，寻找绿地和犁铧。

我会在一个明媚的早春二月，渐进野地。我当时想：我会的。

那就是一个早春二月。岩的笑容阳光一样把我包围。把我紧紧地包围。如同家乡的爷爷眯缝着眼蹲在墙根，双手插在袖筒里抱在胸前，一任阳光把他浸泡。动也不动，死了一般。湮没在岩的笑容里我也死了一般，动也不动。那笑容正是我在无数个月夜所营构的意境，我一遍又一遍地让它出现，出现在我漆黑一片的眼底。我像珍视母亲的声誉一样珍视它的绽放。我可以为我母亲的声誉不顾一切，也可以为我的阳光不顾一切的，我想。

那是我小时候的一次壮举。一个灰蒙蒙的天，也不知道是上午还是下午，村里的人都聚集在打麦场里。据说是开会，闹哄哄的。女人们围在一起，边掐草辫子边说悄悄话，远远地我看见她

们把嘴撇得高高的，能挂两个油瓶。她们不时地爆发出极富感染力的嘎嘎的笑声。她们欢快的样子如同一群正待下河的鸭子一般，惹得男人们六神无主地朝她们张望，没有缘由地张开嘴大笑，干裂的笑声像十冬腊月里的风，风里还裹着刺鼻的大蒜味。它吹得我的脸又辣又疼。我就不喜欢他们动不动就咧开大嘴大笑。那样子很不美观。我常常以为。

尤其是农闲的时候，他们一群又一群地坐在村西头的桥上，哇啦哇啦地议论着什么（他们议论的范围深广，上到国家领导人的轶闻，下到某家媳妇的三围），群情激昂，伸胳膊捋袖子的，弄得像打架一样。飞扬的笑声仿佛又粗又硬的麻绳，在空中舞动着，若碰上你的脸，定会在你的脸上留下道道的红印，着火似的烫。每当有年轻的姑娘或是小媳妇从桥上走过的时候，那麻绳舞得更厉害了，呼呼生风，直追她们，弄得她们手不会甩，脚不会迈，无限难堪，连走带跑地过去，老远都不敢回头。

此时，场里的小孩比大人还多，哭着，闹着，追着，叫着。好不热闹！

会终于开始了。

父亲出现在人群的最前面，指甲里塞满泥土的右手卡在腰的中间，同样在指甲里藏满泥土的左手十分熟练地夹着一根烟（那烟都是我从瘸子爷的代销点买回的，一毛钱一盒，外加两个洋糖，所以，我乐此不疲），瘦削的肩上披着一件他哥哥下放给他的旧呢子半大衣。那半大衣又肥又长，父亲披着它像披着一件斗篷，鼓鼓地灌满了乡村的野风。父亲总是好在重要的场合穿他哥哥在大城市里不时兴穿的旧衣裳，这让我很难过。有时还为这事难过得掉下了两滴热泪。我可不稀罕那些奶奶一肚子不情愿分给的旧衣裳。奶奶托着一叠子旧衣裳，像托着块元宝，小心翼翼、蹑手蹑脚地一直托到我母亲跟前，奶奶说：

这可都是好衣裳啊，结实着呢！快拿着！

其实我知道那些衣裳是不经穿的，别看像新的一样，那是人家洗得干净，可布已经糟了，你只要用手指头使劲一捅，便是一个窟窿。我开始还不相信，揉了揉眼睛，顺便擤了一把鼻涕抹在桌子腿上，再去捅。又是一个窟窿。这是在奶奶不注意的时候，我多次验证过的。既然不经穿，要它管啥用！

母亲一脸的不屑，看都不看那一叠子衣裳，盯着深红色的瓦盆，用下巴努了努锅台，说：先放那儿吧，我正和面呢！

奶奶把衣服猛地堆在锅台上，一言不发，气鼓鼓地走了。

那个时候，我正蹲在厨房门口啃咬生红薯，看见了奶奶铁青的脸后我感到很快乐，我使劲地对着她的背影嘎吱嘎吱嚼着生红薯，我觉得那清脆的声响好听得不得了。奶奶听到了嘎吱嘎吱的巨响，就回过头瞪着眼睛骂我：吃！吃！吃！跟猪似的，你就知道吃！去，到南地拾柴禾去。

我蹲着不动。有妈在家，我还怕你不成？

奶奶见我不动，弯腰脱掉脚下的布鞋朝我举过来，她怒道：看我不把你的屁股打成稀巴烂。

我故意呀地一声尖叫着，从她的身边窜过去，像只敏捷的猫，一溜烟儿跑出了大门。回头的时候，我看见奶奶两只胳膊在胸前一甩一甩地，筛糠一样。愤怒的小脚在地上撇成外八字，快速地移动。她的身子歪歪侧侧地，不倒翁似的。远远看去，像在原地踏步。我一下子觉得奶奶很弱小，当时我很骄傲，我对自己说：论赛跑，我可以帮奶奶一百零八个。

母亲的表现让我很自豪，从那时起，我开始觉得她很了不起。不像我婶，想方设法地去向奶奶一次又一次地要那些旧衣裳，真没出息！

父亲披着他哥哥的半大衣还在人群前面的空地上来回地走动。父亲一走那衣襟就来回地摇摆。卡腰的胳膊肘把半大衣撑得老高，好像在空中飞扬的棉花包，有气势得很。父亲说了句什